蓮峯集

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illegible]

宋 史堯弼 撰

君臣遇合

乾[illegible]位乎上[illegible]位乎下明[illegible]之會乾坤之義也乾坤一於生而以[illegible]萬物育矣明良一於治而以道相與則天下[illegible]矣故乾坤之相合貴於久而不息一或息焉則萬物不得其所明良之相與貴於久而無間一或間

焉則天下不得其定久而不息則萬物之生無已也久而無間則天下之治無窮也是知明良之會乾坤之義蓋有自然一定之數存乎其間而豈可易哉古之聖人深知乎此也故凡所以遇其大臣者崇之以天下之高位而不以為泰畀之以天下之重柄而不以為專異議之不搖讒間之不入猶以為未也吁俞以盡其謀賡歌以交其歡欲其久而不厭也古之大臣亦深知乎此也故凡所以事其君者與之靖天下之變而使之安任天

下之繁而使之逸夙夜而不辭勤勞而不倦猶以為未也為之典章以求其傳為之制作以成其化欲其治之久而不已也凡為此者豈特以致天下之治而已哉將以正夫乾坤之義使其久而不息者當如此也三代盛時其明良之間大抵皆然而未有若成湯伊尹相與一德之際深得乎此者何則湯以一德而為之君尹以一德而為之臣而乾坤之德固已合矣故湯之舉尹也選天下而舉之舉商邑而聽之隆之以阿衡之名吾之所

以取乎者惟尹之信也付之以革夏之事吾之所以救民者惟尹之望也當此時天下之事一則伊尹二則伊尹而不敢二也此無他乾之所以合乎坤者其道當然耳而尹之相湯也始與之載自亳以除天下之暴終為之宅九有以成天下之治其任至重而不為之憂謂其責在我而不敢辭也久居其位而不以為勞知天下之望我而不敢逸也自幣聘三至之初至咸有一德之日亦久矣未嘗一日忘天下也此無他坤之所以承乎乾

者其道當然耳蓋尹之為相幾五十年而湯無纖芥之嫌尹無告勞之意此非乾坤之義久而不息者歟其德至於格天其造商之業至於五百有餘歲者用此道而已然則尹湯之所以為盛豈非深得乎此哉恭惟我主上專任相臣以秉中興之運旣深得乾坤之義而遠軼尹湯之隆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茲承明執事下詢欲講求漢唐臣主難遇之因鋪張今日君相同德之懿此千載一時之遇其可不揄揚以為萬世之休哉彼漢唐

之事董仲舒陸贄之不逢已無足言而賈誼之才宜見用於文帝而不用裴度之功宜有為於文宗而不為其難遇之因有不得不論者且文帝承高惠之後海內方離戰國之苦而始獲一旦之安方當舉畫一之法尚清淨之治內因漢家之業而外結匈奴之好誼當此時宜有以贊文帝休養生息之德而乃以一時之銳氣處士之大言欲係單于之頸笞中行說之背更已定之法改火德之王其說之不可用亦明矣然則文帝之不用誼

無足怪也文宗承穆敬之後兩河三鎮之間悍將强藩節麾之自專號令之不稟為文宗計者宜乘太和之盛專任威德之臣以振朝廷不振之勢而制諸鎮莫制之患亦不可緩矣而乃信牛李媢賢之讒從閹寺自恣之計使元勳巨德之臣去京師之重而從外鎮之逸其用賢之心亦可謂不固矣然則裴度之不留亦無足怪也是坤道貴靜而賈誼則失之踈將何以事其君乾道貴健而文宗則失之懦將何以用其臣不然文帝豈棄賢

之主而裴度豈真忘世之士哉嗚呼文帝有可為之資而誼不得事之之道裴度有可為之才而文宗不得用之之術無怪乎明良之難遇而至治之難得也此君相今日同德之懿所以冠壓百世而獨為盛歟竊以草野之中窺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而知之矣我主上之任相也知之甚深故浮議不動任之甚專故重權不分嚴之以師相之尊大之以兩國之封表之以繪像之贊然猶若報功之未盡也而吾相之事君也還東朝以成孝治

息干戈以全民命收兵柄以尊朝廷建太子以作人才禮樂文章粲然大備然猶夙夜而不倦也然則一德之盛舍尹湯其誰配之嘗觀咸有一德之篇於至治之後方將丁寧申勅以終始日新為事將久於一而不為二三之德故其書至於列之誥訓為萬世法則今日之盛宜有以作宋一經垂於無窮以見乾坤之大罔俾一德之篇專美有商也

賦役

三代之法至成周而備成周之法得周公而定夫周公所以定周之法而使之備者豈有異術哉舉天下之法至纖至悉盡歸之於中正重之而不加毫釐輕之而不損錙銖如斯而已矣是以其養民之政雖若甚繁而不亂其救民之制雖若甚悉而不傷田各有制賦各有等役各有差取之有時故用之有節司之有官而行之有序又安有作法之弊哉故行之當時雖循其舊制猶可以為國而施之後世雖祖其遺意猶可以為治也且其

取民之賦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
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然猶太宰
得以總其計小司徒得以經其土載師得以物其地惟
恐民之或困也夫是以雖取之而不以為貪其役民之
力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
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然猶司徒
得以稽其民均人得以時其力卿大夫得以辨其全惟
恐民之或怨也夫是以雖役之而天下不以為勞然則

周公之法其本於中正者其詳如此宜其後世數百餘年春秋之際晉楚齊秦之强兵無歲而不交會盟無歲而不講然其所居之國猶周之地故所役之兵猶周之民其兵皆藏於民出則備行陳入則散於田野是以未嘗無事而聚亦未嘗無事而食非若後世之民兵開口以待縣官之哺則其兵雖用而費不若後世之夥而況齊晉擅山東之饒秦擁陜西之富楚得東南水國之利加以管仲通魚鹽以榦其利秦穆公覇西戎而資其富

魏絳為政於晉孫叔敖為政於楚皆能裕其民而使之不困其所以興作甚多而不聞有財殫力屈之弊豈亦由此也歟若夫鄭區區之國北通於晉南通於楚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凡晉楚之戰鄭必先受兵焉故常惴惴然束幣篚玉以待命於郊者歲無虛月月無虛日疑其不可支矣然而國小而易令民寡而易集雖受兵於外而中不失其所以為國之計雖應役於晉楚而皆有常數而不紊況以子產之徒執其政養民以惠使民以義

宜其驅之無不率令之無不順也故雖作丘賦然以聽之田疇則周公井邑之制宛然其猶在是以加少而不至哀取以為無窮之患斯其所以與人誦之封內大治者蓋亦由此也歟以此觀之周公之治後世憑藉以為國而其效尚若此則其法之中正無弊可知矣彼漢唐之時賦役之制如漢高十五而稅一如漢文一男三年而事如太宗租調之法受田者為租丁歲有粟稻之輸而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雖各出一時而初不外乎周公

之遺意也我國家往者多艱之初賦役雖久加於昔然比年以來廟堂軫裕民之念减月樁而兩浙荆湖遂絶科抑之患除廣西布估以蘇嶺嶠僻遠之民蠲免租税于荆揚而田之荒斥者無虚額之税分屯漢上之兵而蠲蜀民饋運之費而比又亟申徭役之禁所以阜民財裕民力者如此則主相恤民求治之意至切矣可不講求郡縣之弊以仰副宵旰之念乎若夫戍兵冗官之費可省則省之覈其實數而使之不濫斯可矣將帥邊鄙

之給可損則損之計其實用使之不費斯可矣浮屠道宮之入可收則收之計其入使之不失斯可矣如此而民之財可豐也抑工賈之末不若禁其無益之貨汰佛老之徒不若清其披度之源糾游手之惰不若加無職之民以夫家之征如此而民力可紓也能考之以周公之法酌之以中正之意何施而不可哉苟足以利天下則行之又何疑焉今朝廷方致成周泰和之治廟堂之上必有舉周公中正之法而措之天下者矣愚不敏何

足以知之姑以此塞明問

漢劉歆作三統歴譜以天地之數五百一十三年謂之會四千六百一十七年謂之元九會而後復元一元之閒災歲五十七而陰陽有三五七九之戹自入元而有陽九百六之會其後谷永於成帝時述災異遂因百六之會而陳三七之戒至光武中興世俗多言讖法而或者又因三七之戒而言四七之主如三者之論其有考

而言耶其無考而言耶
聖人之垂教有先天而言者有後天而言者先天而言則詳天道而畧人事後天而言則詳人事而畧天道詳天道而畧人事此以天道而禁人之所為也詳人事畧天道此以人事而戒天之所為也禁人之所為者禁於未然之前而戒天之所為者戒於已然之後故禁於未然者有不敢為而戒於已然者有不復為此聖人之垂教吾昔於書與春秋而見之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

風此上天之事也而皆起於視聽言貌之間嗚呼豈視
聽言貌之微足以致上天之變哉蓋聖人先天而立教
以為如是則雨如是則暘如是則燠如是則寒如是則
風欲人君先事戒懼恐悚修省而不敢或為一不如是
則上天譴責必有大禍此洪範所以詳天道而畧人事
禁於未然而人不敢為故歟曰日蝕曰星殞曰山摧曰
川竭此亦上天之事也而聖人不著其所應嗚呼豈災
異之自來而無以致之者哉蓋聖人後天而立教以為

如是曰日蝕如是曰星殞如是曰山摧如是曰川竭不復附會以著其變欲人君因事戒懼恐悚修省而不敢復為一不如是則災禍繼致不可復逭此春秋詳人事而畧天道戒於已然而人不復為故歟嘗怪劉歆作三統厯於天地之數五百一十三年謂之會四千六百一十七年謂之元九會而後復元一元之閒災歲五十七而陰陽有三五七九之厄自入元而有陽九百六之會其後谷永於成帝時遂因百六之會而陳三七之戒光

武之時或者又言四七之主嗚呼若三者之論其有考而然耶其無考而然耶愚謂劉歆先天而立教則不言其所以致之之由若後天而立教則其以一世之人而決意明言數千百年之後於前則無所考於後則無所據亦是妄言而已矣如歆之說是使人君於人事則不修於天變則不畏推之於無可柰何之鄉而曰數已先定非區區人力之所為焉然則殘教害義莫此為極故無取於聖人之門焉大抵漢自仲舒倡為災異之說而

一時之士從而和之迂若劉向僻如京房狂如眭孟夏侯勝怪如翼奉李尋誕如杜欽谷永皆弊精神勞心術於天命之間終其身而不知厭焉至如劉歆特又甚焉者一為其說而王莽遂以符瑞自立睥睨漢鼎而窺之豈非劉歆之徒有以啟其志耶推乎此則虀粉其骨不足以謝天下矣

六韜與詩書異

愚嘗讀漢史至張子房傳觀良之為人畫陰謀則不如

陳平善征伐則不如淮陰攻城野戰則不及曹參供餉給饋則不如酇侯然卒能掉三寸之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而四人者不及嘗讀至此未嘗不歎惜也及推考其事然後知漢之興皆子房之功焉何則始良起下邳有一父老授以兵法曰讀是則為王者師良視之乃黃石公之三畧也故高祖用之以西定關中南取蜀漢約三章誅暴秦破強項而天下服其仁義解鴻門之阨陳灞上之師裂韓彭之地散垓下之卒而天下服其權謀

雖曰高祖之治而實留侯之策雖曰留侯之策而實出於黄石公之書因徐考三畧乃知上畧設禮賞别姦雄差德行審權變下畧陳道德察安危仁義權謀之道相為表裏參用之黄石著之於前子房行之於後皆二道之相濟也幸詠師問請因是而論太公六韜之法焉嗚呼郁郁乎洋洋乎洸洸乎周文王武王之治也紀於書詠於詩雜出於傳百家之言昭如也有道德焉有仁義焉有禮樂焉有教化焉有法度焉其休功駿烈裕如也

其深恩美澤藹如也其典章文物燦如也其紀綱制度炳如也其所以治天下之法何其仁其所以除天下之暴何其義雖寥寥千百載之後可端拜而議焉然尚有可疑者今兵家者流有六韜之書文武太公答問之辭也有文韜有武韜有龍韜有虎韜有豹韜有犬韜自文師至戰步其二君一相軍旅答問凡六十篇以至兵車樓櫓糧草器械山川險要風雲天象無不備論而詳說其間又雜以權謀之言夫詩書亦文武之書也六韜亦

文武之荅問也何六韜與詩書相反戾之若是耶豈文武之功兼權謀而用乎抑非太公所作而後世好事之人妄傳乎試折衷之夫仁義者常行之道權謀者輔助之術時可以用仁義則用之時可以尚權謀則尚之譬如造大厦焉其柱石棟樑既已具矣而榱椽楹桷亦存之豈以其微小屈曲而遽廢其用哉仁義者棟柱也權謀者榱桷也兩不可廢也然而仁義為其本權謀為其末是故三代之君有以行仁義之兵而亦參用焉何者

成湯之伐桀民有来蘇之望亦可謂仁義之兵矣然湯誓之篇乃曰升自陑而孔安國謂從陑出其不意則權術亦用焉商高宗伐荆楚克鬼方與天下除殘暴之害豈非仁義之兵乎而商武之詩乃曰冞入其阻而鄭康成謂冒入其險阻則權術亦用焉周宣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勞徠萬民豈非仁義之兵乎而常武之詩歌曰如飛如翰而鄭康成以謂嘽嘽然疾如飛鷙如翰則奇兵亦用焉蓋其以仁義為本而以權謀輔之焉推是三

君之事則文武從可知矣今取六韜之書而觀之無非出此也葢王者之兵專用仁義故必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源賞功罰罪以修其政利而無害成而勿敗惟以愛民為心此仁義之術也不然何以六韜之篇獨首之以仁義耶及不得已而用兵方且選將練卒料敵應變上得天時中得地利下得人和深思而熟計之此權謀之術也不然何以陰符之篇獨首之以權謀耶則其兼而用之亦明矣噫向使文王武王非仁義則何以退修文

德崇虎來降八百諸侯不期而會雲合響應哉向使非權謀則何以破牧野之旅降崇墉之人哉意其必出於太公之言也夫兵凶器也戰危事也戎國之大事也故古人必審謹而用之一舉而有功則禁暴除亂安民和衆混一區宇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用而無功則海内虚耗人民流離大兵之後必至凶年而民受其殃故善人教民七年然後即戎蓋如是審也文武當虐君之時思欲有以拯天下之溺而除天下之殘然而知兵之不可

輕用也故丁寧反覆問於太公詳悉細究知其必然故方舉兵以除暴孰謂六韜而後人妄傳乎仁義譬之五穀可以養生而不可以伐病權謀譬之藥石可以伐病而不可以養生文武之時海內未寧知權謀之可以伐病也故以仁義為本以權謀為末而叅用之及天下已平四方無事知權謀之不可以養生也遂偃武修文歸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干戈包以虎皮將帥使為諸侯示天下不復用武亦六韜之微意也自斯以降宋

襄公棄權謀而行仁義故卒敗於泓秦始皇捨正道而專詐譎故二世而亡向使二君知太公之書仁義權謀兼而用之則烏得為三王之罪人乎惟張子房之用黃石亦可謂造其閫域矣承學荒殘姑誦所聞以塞明問幸執事裁之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之君不忍民之無知而惡其無以別憂其無以生是以為網罟耒耜衣裳舟車杵臼弧矢宮室棺槨書契凡若是者一切

便民而近於人情若夫秦自始皇廢封建破井田置隷書以吏大小篆為紙以易簡策後世遵之至今未已斯亦便民也何帝王則聖賢稱之以為變通之利而秦則論者諱而不言

知經而不知權則其失常在於樂因循知權而不知經則其失常在於樂更變此古今治亂之所由也古之人君雖樂於更變而不失為盛帝者知經之由也後之人君亦樂於更變而不免於滅亡者其不知經之罪也愚

嘗為之說曰有天下國家者當在於守經而達之以權
蓋經非權則泥權非經則悖二者相資而相成茍經之
失則權雖有取亦何以為治也哉孔子於繫辭序十三
卦皆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之為制愚與其知權也惟數
聖人能守之以經故可以為治焉降及後世秦皇帝變
往古之制以行便民之法愚亦與其知權也惟秦皇不
能守之以經故終不免於亂焉嗚呼知其全則昌得其
一則亡此秦之知權與上古同而所以異者其不知經

常之制也竊觀包羲之世無網罟之用而於是為之結繩神農之世無耕耨之利而於是為之耒耜無為市之制而於是為之聚貨黄帝堯舜相繼而起垂衣裳而治天下作舟楫以濟不通服牛乘馬重門擊柝杵臼以為利弧矢以為威造棟宇以易古者之居作棺槨以異中野之葬為之書契以代結繩者皆伏羲神農堯舜之為也嗚呼可謂不知權乎然其所以治天下者皆五常之道也皆相授之制也曷嘗作為聰明而失於不知經者

乎此所以為孔子之取云爾秦始之興其英邁過人之
才似可以為治其廢封建置郡縣此皆可為而始皇勇
為之而井田之制與封建相表裏封建廢則井田不可
以獨存由是阡陌開焉夫封建廢而郡縣置井田廢而
阡陌開創隸書而易小大之篆為紙而更簡策之繁斯
皆始皇以英武而作此偉事也人皆曰簡便之路秦實
啟之而不知公天下之端柳宗元以為自秦始者亦非
過論矣嗚呼亦可不謂之知權乎然而其焚先王之書

銷天下之兵尚刻削之政者豈非其騁一人之見而廢萬世經制之法乎此後儒之所以去之云爾夫上古知權而守之以經故治始皇廢經而違權故亂何足怪哉然愚於始皇有所深取者以其可與權而有所深恨者以其不能守之以經故也或曰馬遷謂三代之政若循環周文矣秦救之捨質故亡矣𢿘者何足取乎愚曰壯士不復幼東水無復西秦之簡便施之於夏商之世則不可若以之救文之弊得其宜矣今欲得以質而救之

是猶使壯士復幼而挽東水以西之者亦難矣故愚於此以馬遷為庸士而始皇之權可以為後世法或曰何其亡乎曰不知經

元結陸贄言論

揚子雲漢末大儒也作法言以準論語大抵商畧古今人物少有許可至論唐虞人材則曰皐陶以智為帝謨論後世之事君則曰謨合皐陶謂之嘉夫自堯舜至於西漢之末凡數千年豈無一人翹然獻忠贊襄彌縫以

為後世之法哉子雲孜孜臯陶以為臣子獻言之模範者不為無説也愚嘗反復而論之熟矣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立德之士鮮矣士之生於世當佐人主興衰撥亂以立非常之功苟為不然則必鋪陳利害條别是非明當世之得失而補人主之缺焉觀堯舜之時在廷之士如禹稷如益契或以治水有功或以播種有功或以敷教有功獨一臯陶者碌碌諸子之閒若無能為然舜以不得為已憂者誠以其謨可以治

天下國家也考之於書臯陶謨之所載不過曰在知人在安民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安民則惠黎民懐之而已然則揚雄孜孜取之者豈非美其知人安民之策乎其後如伊尹之訓太甲傅説之誨髙宗周公之戒成王無非以此為念也三代而下獻言之士雲集霧合不可勝數獨李唐三百年間有可采者何以言之隋失其鹿太宗舉晉陽之網而羅之當此之時咄嗟叱咤所向無前人皆以為太宗能創業矣殊不知一不從魏徵十漸

之戒唐何能興哉葢十漸之戒不過譏太宗之遠君子近小人是不能知人也譏太宗之奢肆勞役是不能安民也宜乎太宗聽之貞觀之治寖寖乎成康之際歟女武爲亂明皇提戈藩邸之中而剪除氛亂遂即帝位當此之時人皆以明皇能守文矣殊不知一不從姚崇十事之訓唐何能治哉葢十事之訓不過陳禄莽閹梁之亂漢欲明皇之知人也不以峻法繩下而顧政先仁恕欲明皇之安民也宜乎明皇從之開元之治巍巍乎文

景之上歟然則唐之所以剏業守文者皆由魏徵姚崇能進知人安民之謨而太宗明皇傾心聽之之效耳夫以祖宗創業守文皆由於此後世子孫欲中興王室者豈外是哉自安史亂天下肅宗幸河東於斯時也攻城陷陣折馘執俘專閫外之寄者郭子儀李光弼之徒是矣元結之於肅宗初無肺腑之託也特以當天下擾攘之時自揣其才智不足以立功於當世於是三篇之時議上焉自涇卒犯京師而德宗狩奉天於斯時也陳師

鞠旅備禦盜賊以清一時之難者李晟渾瑊之徒是矣陸贄初無葭莩之親也特以當國家艱難之際自度其智慮不足以有為當世於是數篇諫論上焉然結之所陳不過數百言贄之所陳無慮千餘言其文簡嚴峻厲汪洋大肆為能切中當時之利病大矣哉雖皐陶之嘉謨魏徵之十漸姚崇之十事其知人安民殆未能遠過也請撮其機要而言肅宗違李泌河陽之謀而不能從任諸將征伐而心懷猶豫是昧於知人矣安史之亂來

歸者戮於獨柳之下待罪者斃於縲紲之中是昧於安民矣故結之所陳不過言將士臨敵而奔賢人君子遁逃任賢人斥小人乃帝王之常道其知人之謨有如此者國家失於太明太信故力役乞丐凍餒不足蒼生危窘貧獨流亡其安民之策有如此者德宗任盧杞之姦邪盤固如山禍亂屢作而猶且不悟知人安民果安在也故贄之所言以致寇為羣臣之罪納諫為帝王之德一酬一詰未盡臣下之能君子小人必辯明而精審知

人之謨孰能出其右哉斷失於太速察失於太精寡恕
多猜禍難滋至必使潤澤洪而人心悅安民之謨孰能
出其右哉嗚呼二子所陳分別利害條陳是非載在青
史炳若丹青有不可掩者然撮其大畧不過知人安民
而已譬如兵家之書千章萬句不離乎多方以誤之之
一句耳使肅德二君皆能虛己聽納以成中興之功顧
不偉歟恭惟主上撫中興之運禍亂之變又甚唐室之
季然則知人安民之謨誠今日之藥石也天下之士嘗

被朝廷教育者久矣行將淬礪詞鋒展摩天勁翮効一鶚之高翔然後伏斂束書直扣天閽吐胸中之所蘊如元陸鋪陳安民知人之謨期不負所學而後已不識先生以爲然否

歷代之君或以功或以德而受天命也然班彪作王命論以爲出於天命唐柳宗元作貞符書以爲由於人事何耶

嗚呼天人之際未易言也人事得則天命歸人事失則

天命去是天命即人事也人事即天命也豈人事之外別有天命哉愚嘗持是說以觀歷代數千百載間上自唐虞下迄五季凡所謂盡人事以祈天命者不過德與功而已有德以受天命唐虞三代是也有功以受天命漢唐是也若夫魏晉而下泯泯棼棼例無功德天命亦從而去焉夫受天命以德則以位相禪而天下不以為私以兵相攻而天下不以為暴此無他天地有奉生民有庇也故亂而復治絕而復續必數百年而後已焉以

功而受天命則布衣崛起而大業不難成仗鉞請命而
大勲不難集此無他亦天地有奉生民有庇也故亦亂
而復治絶而復續數百年而後已焉若乃無德與功而
欲竊上天之命則近不過於數十載遠不過於再傳安
能綿綿不替如瓜瓞之詠耶請試言之堯繼嚳而黎民
臻於變之風舜繼堯而天民蒙垂拱之治揖遜之德為
如何也夏之有天下始於嗣舜而傳世十有六王商之
有天下始於克夏而傳世二十八王周之有天下始於

伐商而傳世三十六王繼述之德為何如也故曰唐虞三代以德而受天命者以此春秋之後六國爭雄至秦并之而不能守漢高祖起自豐沛乘秦之亂雲合響應八年而天下為漢傳世二十五歷四百年有功於民可知也典午之時南北分裂至隋并之而不能守唐太祖起自晉陽乘隋之亂席卷長驅六年而天下為唐傳世十八歷三百年有功於民可知也故曰漢唐以功而受天命者以此若夫漢之後而有當塗之魏以至楊氏之

隋唐之後而有朱氏之梁以至郭氏之周雖各得正統
年號之紀承承不替然取以權謀則人復以權謀取之
此魏晉宋齊梁陳隋是也取以詐力則人復以詐力取
之此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是也大抵紛紛籍籍代
雖代雄故曰無德無功天命亦從而去焉國家皇天眷
命歷數過於漢唐藝祖開基受禪同於舜禹削平僭叛
混一海宇則有德於天下有功於民未可量也肆及主
上運遭艱難未克復平或者歸咎於天故執事作為問

目以班叔皮王命論柳子厚貞符書下詢諸生愚敢不罄所聞以對夫怪力亂神之事聖人之所不言圖讖符瑞之學君子之所不取若叔皮作王命論是特知高祖之興五星聚白蛇分而不知誅秦滅項約法三章則有功於民而後受天命者也以是觀之叔皮雖世掌史書豈為無失乎然所可為今日道者非柳子厚貞符書而何觀其痛隋氏之虐嘆大聖之起如三代受命之符一切非之其言曰德紹者嗣道怠者奪豈非以功德為人

事耶豈非以人事為天命耶推此則今日之事不過修祖宗之德復祖宗之功彼區區敵國不足患也雖然或者有曰關中天府之國四塞為固王不得不王覇不得不覇愚謂不然創業之君先定於關中人心所係可以卜天命之去就焉若乃中興之君既能憑藉祖宗之功德則關中不患不能取也何哉高祖之興與彊楚相抗者屢矣論彊弱則楚彊而漢弱論勇怯則楚勇而漢怯是以不知人心孰歸焉天命孰與焉不得不先定關中

以卜漢楚之廢興也故先入關中而彊項遂滅四百年之漢始定於此太宗之興與羣盜相持者亦屢矣論彊弱則盜彊而唐弱論勇怯則盜勇而唐怯是以不知人心孰歸焉天命孰與焉不得不先取長安以卜唐盜之存亡也故霍邑一戰而老生就擒三百年之唐始定於此若乃光武之起不過延攬英雄務悅民心以復高祖之業而已是雖决策河北而其後果能安集關中以成中興之業焉肅宗之起亦不過治兵討賊委任將帥以

復太宗之業而已是雖即位靈武而後果能恢復兩京以造中興之業焉故曰中興之君旣能憑藉祖宗之功德則關中不患不能取也我主上聰明神武漢光武唐肅宗之所不逮也則所謂功德固已萬萬於漢唐二君則朝廷之上豈無如馮異輩安集關中乎豈無如郭子儀輩恢復兩京乎愚庶幾尚及見之

採摭漢唐以來時君世主號令文章所以感動人心者以形容今日制誥之美焉

昔魯君過宋都呼垤澤之門守者曰非我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愚於詔書亦云蓋自古仁聖之君發一德音下一制令其所以感動人心使天下樂聞而喜見之者皆相似也如三代之君為訓誥誓命周詳委曲通上下之情開生靈之惑或導利除害或去危就安或立法審令或遣使誓軍當時翕然而奉之後世欣然而傳之讀誦流布爛然百篇之書播在人口為萬世法夫豈必區區類舉而後足以為今日獻哉請獨借兩漢而論之髙

祖之初與其制詔之可以上擬於三代者屢矣然未有善於約法之詔也其言曰凡吾所以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何其言之足以感動人心至若是耶當時秦民必有至於流涕者矣向試使陳涉項羽發號施令無是言也高祖之興諒由是哉光武之中興其制誥之可以擬三代者亦屢矣然未有善於舉賢之詔也其言曰吾德薄不明寇賊為害强弱相陵何其言之切直至若是耶向試使王莽更始發號施令無是言也光武之興

亦以是哉雖然非特此也又有愈於此者唐德宗中興
陸贄為教令而李抱真為帝言山東士卒聞之感激思
奮臣故知賊不足平武宗中興德裕為詔書王元逵等
得之皆震恐思効已帝每稱魏博功則顧德裕道詔語
言甚切於事而能代謀夫如是絲綸一出而感動激昂
歡欣鼓舞萬口一辭豈非有以順人心之所在切其情
之所宜而然乎恭惟主上稟帝舜之孝思躬文武之純
德所任者皆高宗之佐所修者皆宣王之政重以側身

修行夙夜匪懈仗順舉義將欲回北狩之鑾輿復先聖之境土𢌿者發德音下明詔撫慰士民激昂在位孝悌之義禀於天性而見於言辭恤民之意出於優為而發於文章三代誥誓無以加矣如明策所謂更生之喜創見之歎誠不知其幾何也恭承明問諸生採摭漢唐以來時君世主號令文章所以感動人心者形容今日制誥之美夫贊揚盛化末學鯫生殆不足以措手然敢不竭愚見以道其一二焉竊嘗聞漢唐之世王言詔旨不

下手數固有足深嘉者以愚觀之皆未足形容今日請
得以我藝祖故事而證之乾德初王全斌討孟昶先皇
帝覺寒而念征蜀將士遣使賚詔勞全斌等三軍之士
皆致感泣已而蜀平嗚呼此其言之足以動人心激昂
忠義之節古未有也我主上廼者下明詔所以感人心
而激忠義者豈特漢唐之比哉葢所以祖述三代之憲
章藝祖之故事也夫如是乾德之成績不遠而全斌之
忠節有繼矣中興之功愚將拭目而見之

蓮峯集卷六

宋 史堯弼 撰

論

洪範論上 并引

洪範之要有二出於天者其數也施於人者其用也天不能言其用故示之以數聖人者知天之意原其數而得其用者也且天之與人其勢必不能以相接則洪範之所從錫何

如其錫也箕子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曰九疇者則天亦不過示之以數焉耳世之不知乎此是以其說不傳也久矣誠欲得其傳乎必先有以考其數而後得以明其用數與用皆得而聖人之意乃可以見矣作洪範論上下

六經之作有出於人而易知者有出於天而難知者其易知者天下皆可以意推而其難知者雖聖人不能以

義起也甚矣說者之惑也舉夫不可以義起者而施之
於可以意推者之間而不得其要聖人之道遂以滅沒
不振天之所以畀付聖人者因以晦而不明亦可惜矣
且詩之作不過於咏嘆而書之作亦不過當時相與誥
戒故其意若指諸掌無疑也春秋之予奪禮樂之名數
雖若有所難知者然皆出於人之所作是故可以意曉
而無難也六經之中惟易與洪範乃皆出於天而有所
不可知者而或者乃一以詩書春秋禮樂之法而求之

則亦不思而已矣昔者河圖之未出九疇之未錫也伏羲與禹之聖蓋亦拱手而莫能窺也及夫天之有所畀付而後二聖人者始得以措意乎其間此必有所系乎數而非人之所能與也數者雖非聖人所用心道之出於天下亦非數之所能盡然而非數則道無以見故夫不通於數而論易與洪範者皆一時之曲說而非其實耳然或者猶知以數論易而不知以數論洪範此何也易之為數詳洪範之為數畧詳者顯而畧者晦是以或

者之有所不見也且彼不知夫九疇之數聖人不足之
為十而止於九皇極之大不加之於初一次二之閒而
反列於次五是二者其故必有說也竊嘗推之洪範之
數蓋與河圖合河圖則施於天而洪範則施於人者也
河圖之數本於九獨五處其中而為之用其所謂五者
即易之天五其餘八位則五之所統也意夫聖人之初
見天下之大事物之衆變故之多而不可以尋常治也
是以觀天之所為神者攬其要會以制其治皇極之次

五而處於九疇之中者蓋取夫五之為用而疇之所以有九者蓋本夫河圖之數加之不可為十損之不可為八而天地事物之理無所不在是也夫然後聖人處其中建皇極以統治之使其彝倫不至於斁以及於亂此洪範之為作而天之所以畀禹也彼不知者則為臆說曰五論人事天則吾不知而遂以論天者為誕如是則行道之人皆可率其私意而作洪範何待天之錫禹之傳武王亦可以自陳而何俟夫箕子哉故嘗論之知天

之數然後禹與箕子之意明知夫五之為用然後皇極之所以列于次五之意可見本乎河圖然後疇之所以為九者有所一定而不易其所從生者可考也不然則去道也遠矣

洪範論下

洪範其出於天乎曰固也其出於天也曰然則孔安國之說淺矣歆向之以災異相傳而明天人之應也不幾於妄乎嗟夫其所謂天者特牽合五行五事庶徵福極

之應而為之說爾道之出於天總其要而會其歸設為九疇之用舉而措之天下以成聖人之事業者歆向則無毫髪於此矣且箕子之陳洪範將著其應而已乎抑亦求其可以措之天下者之用也若欲考其應則歆向之說且猶未至而况其所謂措之天下者之用哉葢嘗考歆向之書其牽合而有所不至以自乖張其說者葢不少矣然其為妄則莫甚於舉皇極以叅五事而配之以六極之弱也不知歆向以皇極為何物也哉福旣止

於五已分隸事無復餘矣獨六極餘其一而無所隸遂
牽强皇極以充之又外引眊與陰而配之夫眊與陰皆
洪範所無者不知歆向何從而得也此亦見其妄甚矣
且彼不知夫箕子所以列四疇於上列四疇於下而以
皇極當其中獨於次五始明言王道以為之主此其意
葢以皇極賅九疇而無所不統也或者之論旣知歆向
之為非矣而斷以已說曰洪範百歸之五十五十歸之
九九歸之三三者五行也五事也皇極也知皇極之為

本其說是矣然曰以一治三三治九九治五五十則恐夫箕子之意或有不然也彼葢知九疇之中有相為用者之相應而不知夫不相為用者之俱統於皇極也五行之數五五事之數五五福之數五庶徵之數五其理有相應者故彼得以合之舉庶徵福極以應五行五事而系之於皇極而遂以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為不相應而在數者之外則亦惑矣夫皇極之於天下猶人之有心謂心為無所不治百骸之理不理係於心之正不正則

可而謂以心治首以首治足以足治耳以耳治目則理豈有如是哉故嘗論之皇極雖均為一疇然以道觀之其他八疇皆不過入於形器事物之間而皇極蓋居其虛位而無所不治者也苟王道行而極之建則五行之用於物者必得其常五事之見於人者必得其和八政之布於治者必得其理五紀之施於天者必得其叙三德本於中則不悖稽疑定於正則不妄於是庶徵無所致其咎六極無所措其極而五福得以均被天下矣極

之不建則反是如是而後洪範之用乃可議矣且洪範之要蓋亦簡約易曉非若易之道廣大悉備而無際有所不可窺者苟知皇極之無所不治則知禹與箕子之意無難也彼或者之說乃欲以一治三以三治九而今之說則曰以一而無所不治夫彼是各以其說而皆曰此禹與箕子之意也嗚呼其將何所取正哉天下其獨無明者歟於此三者其必有能擇之矣

詩論

聖人之於天下所以設為禮樂品節次序綢繆反覆常若迂緩而不迫者此非苟然而已也要使天下之人入乎其中周旋曲折不敢為放恣以消爍其忿戾頑悍難制之氣使其性情和平而樂易其心紆徐温厚而不刻方其無事相與優游雍容以居其安其或與之處危亦將徘徊眷顧不忍割去以及於亂夫天下之情惟其忽焉而合者故亦必將忽焉而離聖人恐其忽然而離以及於亂也是以設為禮樂節文而與為久遠相得之計

故夫迂緩不迫者將以求其眷顧而不忍割去也甚矣夫三代之治其朝廷鄉黨閭門之間何其文禮之繁且曲也其朝會之際先之以五玉薦之以繅藉而後得入一揖之為簡而三揖之為禮再拜之為易而百拜之為禮其卿士大夫之相見必遵之以僎介表之以三帛二牲一死贄其[illegible]食飲鄉射必[illegible]其齒德之分[illegible]其位置以法三光之象幣帛觥豆酬酢終日而不亂其宗廟之中傴僂跪起分毫不敢為慢易其大者既總於

朝覲祀享冠婚喪祭而其細又及於進趨步武鸞和之鳴籩豆鐘鼓樂舞之數無一不為之疏數之節使其公卿大夫日從事於其間雖其匹夫小民亦於農隙登之公堂合之以大蜡野衣黃冠謳歌鼓舞以盡其歡欣而莫不有文采之序自今觀之雖若濡滯煩數而不知聖人所以調理天下使浸之深習之熟樂不至於淫悲不傷於怨而不為變者其權固在於此也蓋嘗得之於詩雖其危亂困苦而其人猶有徘徊眷顧不去之意然後

知聖人所為迂緩不迫者之效至此而後見也且周自幽厲以來虐政弊俗布滿天下當時之人非不怨之深切而猶戀戀比物引類稱述先王而隱諷之其言常及於理亂猶冀其或聞而改也且其言曰靜言思之躬自悼矣靜言思之寤擗有摽又曰心之憂矣不遑假寐憂心如酲誰秉國成雖其思之至於自悼自摽而亦未嘗痛割以去憂之深而亦未嘗一念不在於家邦雖心意繁亂而終復於仁義道德之說周衰天下不寧者數百

歲而人終不至倔起以犯上者由此之故也不然憂思而至於割則亂將有不可勝言矣嗟夫後世日相與從事於急迫慘刻而無復有迂緩不迫之治故雖其至尊與至親之間一有所拂逆至於相背相擊亦無復有不忍之意嘗思所以反其本者竊以為欲上之人以情接下丁寧而不倦宜必觀乎書欲下之人以情愛上眷顧而不去宜必觀夫詩庶乎王政可得而聞也

中庸論上

中庸之說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察乎天地雖令日爲中庸明日爲君子聖人以爲必可至者非其故爲是廣大以私天下彼盖有以曉然知天下之可與皆至於此也令人有百頃之田不自知其五穀之貴而外慕夫商賈金玉之利使其一旦自取其田而深耨之則其無窮之利豈特金玉而已哉甚矣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有其所有弗能反身而充之以極高明此天下之所迷焉而聖人所以爲之䢴也夫聖人所與天下均

者道心之微天下之所以與聖人異者人心之危其自
充與自棄之間乃有天壤之異仲尼見其然也故其教
無所不受雖其門人不仁如宰我踞傲如原壤可棄而
皆不棄者知其所有者猶可與為善也聖人葢因天下
以其所有豈能與之以其所無也哉惟能開其匹夫匹
婦毫毛之端以至於察天地此其所以博大深遠而天
下無所逃遁俾天下各以其所有而入於吾教故力不
勞吾亦未嘗强之以其所無故道易行以至于今不廢

嗟夫荀況者乃一舉天下所有者而盡付於性惡謂桀紂性也堯舜僞也夫使天下自知充足飽滿而易入然猶奔放而弗從今乃舉其良璞而剖擊之彼無所憑藉而以入於善則將蕩然肆於惡必矣且所貴於君子者以其能盡性以入道率道以範世也今況之言反若此則況之所學者不知其何為也仲尼之道傳至孟軻軻之心惟恐人求之於遠而不自反其所有故其誘人也皆以聖人之事期之自取諸身推入於深微之域是以

堅持四端之論而專斥義外之說要以廣容而博受俾
人各率其毫毛之端以入於中而已非求立論也論性
之爭不自於孟氏而實起於況道本無異故不爭況不
探其端而務為立異論論不當而爭遂起揚雄韓愈紛
然失其真自況始也本於太高而反失於太卑求異於
孟子而反有叛於孔子是亦過矣且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之為治天下雖待於聖人聖人亦有待於天下彼蓋
取中於民還以導之要使避惡就善斯已矣夫五帝三

王周孔之所用六經之所範圍皆所以使天下之性歸諸道而止況之書亦知帝王周孔之為尊六經之為貴而乃甘持性惡之論是反盡其所尊貴者而搥提之矣且今天下皆知申韓楊墨之為異端而共擊之而況也倚吾牆反有禍於吾教夫萬金之家盜其千金而不足憂狡隸悍妾無故竊其一金則深可慮何則禍自內者所喪大也義外之論君子且深懼而況於性惡乎使世不從況則已使世而從況之說則為善者苦其難必曰

吾性惡矣不可為矣有志化天下者必曰其性惡矣弗可化矣喜刑名者必曰人性惡矣刀鋸於是乎用矣嘗恐其害之至於此故特舉而論之云

中庸論下

中庸之道萬世之所通行而不可違者也故聖人之在上也舉是道而措之於用使人油然而皆化聖人之在下也斂是道而施之於教使人默然而皆識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措之於用者也故修諸身謂之執中觀

於民謂之取中舉而措之謂之用中又大為之名謂之
皇極當時聖人未嘗不本乎此以化人而當時之人未
有不由此而得為君子者故能剛不吐柔不茹寬而有
制從容以和行之當世而無弊矣此唐虞三代之士俗
所以為大過人也歟晚周之衰斯道不復行於上矣故
孔孟汲汲以誨其徒斂而施之於教而其說曰中庸其
至矣乎民鮮久矣民旣鮮則卑者必入於汚高者必入
於僻智不制而至於詐勇不學而至於蕩聖人憂其然

也故極高明以導中庸而躬率之要使天下皆入於中
庸而不為小人之無忌憚是以獨取顏氏之子為庶幾
不取狂者之過而深嫉鄉原之害德以為天下之勸焉
嗚呼聖人之欲行中庸之道甚切也有人焉於中庸則
過然猶可以入於善則聖人雖無取而猶或可取也又
有人焉近似中庸而反有害於德則聖人之所切惡而
不可復教矣狂狷之徒是過中庸而猶可為善者也鄉
原之徒是近似於中庸而有害於德者也執是而論西

漢之士斯可得而議矣汲黯之直蕭望之之剛得非近於狂狷者歟鄭莊之推賢倪寛之下士韋元成之謙遜平當之通明得非入于鄉原者歟何則汲黯之面折廷諍可以為直矣而失之戇蕭望之堂堂折而不撓可以為剛矣而失之太剛而必折雖可謂賢而於中庸則過豈非嘐嘐有大志狂而進取狷而有所不為哉彼鄭莊之流則異於是矣屈志以下賢棄産以市義鄭莊以此為善而力行之卑體以下士循默以遠名倪寛以此為

善而力行之疑若近似中庸者矣然二人處武帝之世莊有趨和之譏寬有封禪之請是失之佞也其可以之入德乎避侯以爲遜自効以爲謙元成以此爲善而力行之逡巡而有恥堅卧以辭封平當以此爲善而力行之疑若近似中庸矣然二人處元哀之間元成不能守正平當無所建明則是失之懦也其可與之入德乎然則是四人之爲善不過同乎流俗合乎汚世奄然以媚於人者而已由是觀之汲黯望之雖過乎中庸然而用心

之剛有聖人而引之猶可復也彼四子之所為自以為善而固執之不知其失之偷失之懦没溺而不可復返雖有堯舜不可化之於道矣茲不亦鄉原之害德者哉使之用於世必無益於成敗之數而汲黯望之之賢猶足以為近古社稷臣此孔孟之深疾夫鄉原而或取於狂狷也歟嗚呼聖人雖不輕許人以中庸而欲使天下盡入於中庸之道其所以望於人者皆欲其剛不吐柔不茹如唐虞三代之士俗而後已也至於狂狷猶或取

而於鄉原則深疾之學者之志於道者其可不求其意哉

堯言布天下論

聖人之為天下何其道之神用之妙也以其一身處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乎茫茫之中而意有所趨治有所向雖四方萬里之遠不崇朝之頃捷然如影響之必從使之治則治使之化則化而不敢有後是豈待于諄諄然令之而後從哉此其道之神用之妙所以鼓動其

心者有不在于言而其效之速施之博又有甚于言則其為言也不亦大乎若是者雖非言而謂之言可也昔者堯之治天下未嘗有一言加乎民也而夏侯勝以為堯言布于天下竊意其道之神用之妙其鼓動天下者雖不在于言而其效有甚于言歟獨不觀夫天之所以成四時生萬物乎確然而不見其動也寂然而不聞其聲也疑若天之所無為也及其運也吾欲生物則春為之榮吾欲長物則夏為之秀吾欲揫物則秋為之肅吾

欲蟄物則冬為之藏至于日月為之照臨風雷為之鼓舞雨露為之滋殖雪霜為之堅凝是數者皆從焉而不敢違雖毫忽之間皆不爽也而天下實運之夫天亦曷嘗有言哉而其道如此其神用如此其妙則甚于有言矣故吉凶禍福之間天下之人兢兢然常若天之日臨其上而戒勑之祇惕警懼而不敢慢也是天之所以言于人者無所往而不存矣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堯之聖豈有他

哉本乎天道而已矣以天之所以言于人者如此則堯之言布于天下者從可知矣夫堯之時昊天之象羲和司之洪水之害鯀禹治之賢能之舉四岳任之百揆之職虞舜總之而堯未嘗有所為也曰吁曰俞曰咈哉曰欽哉曰往欽哉其所言者是數語而已非有所謂布于天下者也然欲明俊德則俊德明欲親九族則九族親欲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欲協萬邦則萬邦和欲於變黎民則黎民變是數者堯未嘗訓之以一詞以求其如此

也而其意之所欲至有不期化而化不期率而率者豈
非其道之神用之妙不動而章無為而成有甚于言歟
是以七十年之間天下之人從其化而不敢違愓然常
若帝堯親臨其家曉之相與盡入于仁壽之域至于晝
衣冠而不犯則是七十年之中堯未嘗一日而不言言
未嘗一日而不布于天下而何待于嘵嘵然而告之哉
是以聖人不以言為教而以不言為教斂其神道妙用
而黙運之以磅礴于天地之間而施及于四海之外則

其言布于天下者廣矣是以内而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無非堯之言也外而禮樂之作法度之備無非堯之言也自是而動容周旋以示天下之儀施設措置以成天下之治無往而非堯之言矣何待出于口而後為言哉彼不知者乃以都俞吁咈為堯之言此知堯之粗者是不知堯言之布于天下者在彼而不在此也此堯之所以配天而列聖所以不可跂及者歟而或者之論昧于夏侯勝之説而遂指堯為能以言布于天下夫三盤九

誥之作于子然瀝心腹腎腸以告于人之不暇此乃商周至變之事豈陶唐甚盛之舉哉胡不觀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之葢亦盡行堯之道而已由此觀之治至于道之神用之妙而能以不言之言而布于天下治之至也中庸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嗚呼其堯之謂歟

唐虞三代純懿論

所以致天下之治在道所以行天下之道在心古之聖

人修之身舉而措之天下國家至粹至美而絲毫之無雜至久至遠而須臾之無間夫豈有他哉其心術之妙見於天下有不可得而名言者天下之人見其然而昧其所以然也於是言動求之而不得禮樂求之而不得度數求之而不得則以為聖人之心或幾乎隱而不知其心術至粹至美至久至遠者未嘗不行於日用之際未嘗不行於天地之間凡所以育萬物而撫四海者蓋無往而非純懿也豈可以言動之端禮樂之具度數之

末而求盡其妙哉深知乎此而唐虞三代之所謂純懿
者如取諸目如指諸掌王道之論有末盡者請因而畢
之純懿之道帝王之心也其本出於心其用達於天下
堯不得之無以為堯舜不得之無以為舜禹湯文武不
得之無以為禹湯文武然而天下之人皆知純懿而不
知其所以為純懿者不能論聖人之心故也夫純懿之
在心而不在政自心而發於政則唐虞三代之純懿可
得而見也自政而求其心則唐虞三代之純懿不可得

而見也堯之理陰陽舜之敘百揆禹之修九功湯之正六事文王之和庶獄武王之範九疇天下之事無不畢舉當是時民休而不役刑寢而不試禮樂則興學校則闢此皆其純懿之發於政者天下可得而見也至於正心誠意之本修於宮庭屋漏之間勤於夙夜旰食之際誠明以得之中和以養之仁義以行之禮樂以文之其於為善動容周旋顛沛造次無一毫違於道者及其發於至幽而見於至著也不令而人信不威怒而人感無

聲臭之可接無始卒之可窮此其純懿之本於心者天下不可得而見也故堯之心見於欽明其所以欽明者不可見舜之心見於濬哲其所以濬哲者不可見禹見於無間所以為無間者不可見湯見於日躋所以為日躋者不可見文武見於式孚下土所以為式孚者不可見夫是以其用不可測而其功不可窮非真心之如此而動如此而靜如此而始如此而終一於純懿而不可見者孰能與於此哉由是言之純懿之心唐虞三代治

天下之妙用也論唐虞三代之純懿而不論其心是言乾而不言健言坤而不言順亦不窮其本矣且三代之時已與唐虞之時異三代之治亦與唐虞之治異然言治必曰唐虞三代豈非以其心同於純懿而不可以異歟是知言心之道豈獨唐虞三代為然哉後乎此有聖人焉亦不出乎此矣然而不能者非不能也不為而已故漢高祖雜於縱横文帝雜於黄老武宣雜於刑名光武雜於讖緯是則漢之治失於雜而不為純懿唐太宗

怠於貞觀之末明皇荒於開元之末憲宗惰於元和之末是則唐之治失於末而不得為純懿非失於治也失於心故也向使漢之君移其雜好之心而一於道唐之君移其慎始之心而一於道雖不可以望唐虞三代而其用心豈不庶幾於堯舜禹湯文武之萬一哉且孔子顏子皆不用於世者而孔子則曰文王之後文不在兹顏子則曰舜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豈非同其道故耶豈非同其心故耶夫惟聖人之道同故其心同孔顏猶

同於舜文況於有天下之君而以唐虞三代純懿之心為心則與堯舜禹湯文武之盛易地皆然矣

周秦之士貴賤論

舉天下而驅之以道則天下之士必將相率而入於道舉天下而驅之以利則天下之士亦必將相率而趨於利士以道為務雖欲其賤不可得也士以利為務雖欲其貴亦不可得也夫士非能自貴也道之所在何往而不貴士非能自賤也利之所在何往而不賤然是二者

皆本夫上之人驅之上之所驅則下之所必從是必然之理也由是觀之非士之能自貴而自賤亦非道能使之貴而利能使之賤其所以為貴賤者其權蓋在於上之人也揚雄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嗚呼是皆當時驅之使至於此歟蓋嘗論之周之君舉天下而措之於不得不為道之地秦之君舉天下而措之於不得不為利之地士之所以為貴而所以為賤者其故蓋出於此也且周之所以驅之者蓋可見矣昔文武成康之致

治其朝思夕慮惟以正天下之風者何其詳且盡也黨
有庠遂有序家有塾天子有辟雍諸侯有泮宮天下之
人其入則有家塾其出則有辟雍泮宮而小則有庠序
是無適而不學也其朝夕之所游泳耳目之所觀聽起
居飲食未嘗一刻不在於孝悌仁義禮樂之間是無適
而非正也及其取人也賓之鄉閭論之司馬升之天府
六德有所不正六藝有所不備者弗升也其試之以射
容體有不比於禮進退有不和于樂者弗取也其登之

於朝有一言之失中有一行之未盡者弗用也其幽隱僻陋之中有抱道懷德之士天子則安車束帛以招來之諸侯操幣執贄以就見之其所以驅之者如此則天下之士相率而入於道者必然之勢也若夫秦之所以驅之者則不然使之以術誘之以賞貴之以法其用人也非使之屠戮人則使之傾覆人也吾欲事游說若之口不利而辭不險者不用也吾欲闢土地若之不能屠人邑而踐人城者不侯也吾欲破軍殺將若之首虜不

多者不賞也設為十二級之爵苟無尺寸之功雖有周孔之才曾閔之術不是選也其驅之者如此則天下之士相率而趨於利則亦必然之勢也士苟入於道必自重而不輕故周之士三公有所弗屑萬鍾有所不就諸侯有所不見晉楚之富有所不居而惟道之務夫如是奚而不貴士苟趨於利則必惟利是徇而無所不至故秦之士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郎官以上爵傲其父兄其甚者至為穿窬斗筲之事而不以為愧夫如是奚而

不賤由此觀之非周之士能自貴也非秦之士能自賤也其上之人驅之使必至於此也及周之衰自幽厲失道至春秋之季數百年閭王澤雖已衰微當時之人猶據禮守正以風其上其言紆徐婉美樂而不流怨而不傷怒而不戾悲歌憂思而終無犯上難制之氣凡此者皆入於道而可貴者也是驅之以正之效也及秦之衰天下豪傑恣睢之士釋耒輟耕徒手擊搏環向而攻之秦以不祀凡此者皆入於利而可賤者也是驅之以不

正之效也抑嘗歷考古今之變而觀之前乎周驅天下者蓋無不正後乎秦驅天下以正者則亦寡矣曰三皇曰五帝曰夏曰商雖其時之或變詳畧之或殊而其所以為天下者蓋無以異乎周也故其當時之士無有不貴者也自秦以來西漢御臣之法重故其士相率而為委靡之俗東漢聘名之禮重故其士相率而為沽激之行魏晉之君貴莊老故其士尚浮虛而不適於用隋唐取人以辭章故其士務華藻而不由於正其弊也西漢

以亂東漢以亡魏晉隋唐天下何其紛紛多故也然則爲天下者可不謹其所以驅之者哉

乾隆御覽之寶

謄錄貢生臣苗序濂